

大樹下說地方——九曲堂的女兒

遇見地方俠女——我與惠珠姐的碰面

楔子

高雄入秋後的第一場雨，從早上到下午，雨勢從柳絮因風起到灑鹽差可擬，屈身前往九曲堂。九曲堂啊，好似是大學時期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同學的家鄉，起點台東的莒光號或自強號會經過此地，當初我跟同學說「好羨慕喔，不用換車耶」，她只回我，「呵呵，但什麼都沒有的地方」。但想不到的是，過了四年後，我會因一位擁有如菅芒花生命力的女性而想到這地方。

紙上的夢可以秤斤

半年前，在文藻大學的一場社區培力座談會，我與惠珠姐聊上了。今年是地方創生元年，百廢待舉，很多社區都做好備戰狀態。一個充滿研習的年代，大家可以輕易地交流到彼此的經驗，也是個紙上耕耘的年代，好創意加上文情兼具條理的企劃書，可以是地區萌芽希望的種子，取代了那個一步一腳印，一鋤頭一扁擔的勞力耕耘、汗作肥料的社會。創生元年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連交通部、衛福部舉國上下都在為台灣地區的均衡發展作提案規劃。各單位都放手讓社區去提案，畢竟地方的心情——只有地方懂。凡是閒置的空間、未經包裝的產業、待開拓的新市場、甚至連遊子想歸鄉的心情與志業，夢想都能被呈上堂。一個培育人價值觀念，從搖籃到墳墓都想依附的地方就成了一個除了能跟城市做魅力度的市場區別、回憶裡熟稔的古厝、舊舍、被忽視的農村、漁村，產業與關懷的聚落就成了想以天地為屋頂，以草地為被褥的人搭建磚瓦，實現自己夢想的首選。但是，夢卻是有評斷標準的，評斷標準往往來自

於旁人客觀的價值……。

相遇

由於身為校友，惠珠姐的大樹社會企業早有耳聞，那場勞動部的人才與社區培利計畫正巧有機緣碰面，主動向前與她搭話。在這之前與會主持人介紹我來自高雄科技大學，惠珠姐遞給我了一個親切的眼神。

活動會場充滿了不確定的氛圍，學生端參與人數與社區比例是一比二。主持人則是盡力幫各位社區代表都媒合到，惠珠姐上台介紹大樹社企語速稍快，句語句之間幾乎無贅詞，看得出來是參與這種場合，以及怎麼向大家說明她是「幹什麼的」。她的直接有如她的裝扮與短髮，俐落、簡單一目瞭然。在談吐中卻可以透明得讓我看穿，她家的屋頂、地板磁磚甚至廚房裡的鍋碗瓢盆樣式，從她說「大家都過得很辛苦」那刻起，在場人的會心一笑中藏了多半程度的認同。有道，就還要有相為謀的人，禁得起志業的支柱。那是一個期待又早已準備落空的場合。

與我媒合的單位無法參加完全程，下午便以參加另一個講座為由離席。落單一人的我自然就想到惠珠姐。惠珠姐看到我來就高興得遞名片給我，並與跟她媒合的學生們同桌討論。

破題

由於年齡相仿，我們學生很自然地就聊起，自己的科系跟現在著手的專案，並且為什麼會來參加這個社區單位與學生媒合寫企劃的培訓，為什麼有興趣？我身旁是一位樹德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四年級的男同學，他表示自己跟老師做一些社區的計畫，慢慢的就變得有興趣了，想以此為職業。是啊，通往鄉間的小路往往都是要有人引導，不管旁邊是一望無際的田野、閑靜的小果林或是高矮井然有序的老舊房舍，獨自走進還是會感到陌生害怕的。比起現代認知

的光明前途，這般漂浪的生活方式人們往往與悠然跟勇敢做聯想。非城市的生活慢慢變成畢業後年輕人的一種嚮往，其實我們都知道，都市是一座物種繁多的叢林，樹梢上的樹葉藏有水氣，水氣裡藏有沙粒，沙粒裡藏有生命，手摸的，腳下踩的，往往不只有表面。走入真正的叢林，往往比都市這座被形容、形塑出來的叢林還來的安心安穩。同學同我跟惠珠姐說了他做過的案子，眼裡流露出堅定。

這是一個在安靜中尋覓的過程，你正在抽絲剝繭，分析對方的話語，說話者如我，想屏氣凝神討論創生問題，但不知為什麼創生這詞有種魔力，使我刻意營造出輕鬆自然，活潑自由之感。

輪到惠珠姐說明時，這才明白什麼是包山包海的理想志業，

「其實我們是有潛力發展觀光小旅行的，我們大樹社企對面就是九曲堂，通車方便，社區很多觀光景點，據我了解的就有十幾個，但是自從高雄鐵路地下化之後，多了很多科工館之類的小站，九曲堂的遊客就越來越少了。以前九曲堂自強號必停，可是大站呢！」製造者基地 有民宿的需求

「我想寫個案子，九曲堂火車站旁邊還有一塊地，可以把它租下來，打造成給居民的創業基地……。」

「看看招牌可不可以重新造一個新的？」

像個翻閱著迪士尼故事書的小女孩，在跟我們說未來她的城堡想要蓋在哪，城堡裡養了什麼樣的動物，希望穿上什麼樣的禮服去迎接生命的每一刻驚喜。

在場的與會學生不是故事的聽者，是要參與故事的人。故事是要『被選擇的』，是要『被決定』要不要『被寫下去的』。

學生們還是生澀，委婉地說出「可以做到的程度」。但唐突的事件注入腦中，不禁讓學生露出懷疑的表情，頻問說：「所以我們來這個活動，之後真的要跟他們參與下去嗎？」

但更多的可能性，彷彿是，對於社區的未知以及擔憂，與對於自己能力的疑惑。被指派進入了一個被認為將來能夠成為「什麼」的地方，但這個「什

麼」，我們都明白，言語不能意會，必須慢慢溫出想法與記憶，甚至抵擋外界與自己質疑的一段漫長之路。

最後惠珠姐與學生們並沒有討論的很熱烈，他們被浸泡在熱絡的討論及笑聲中，他們各自心裡漸漸的退出討論。惠珠姐遞給所有學生一張自己印製的名片，這場媒合會就此畫上句點。

她啟程回九曲堂，透透氣之後回復興街七十三號。最後她消失在成卷的煙霧中，鳳梨香氣捲起一天的疲勞逐漸地上騰，漸漸地消隱。

回家的志業——九曲堂

那天，惠珠姐沒講出口的，都是想說的話。

都被埋藏在九曲堂的故土裡。

九曲堂位於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又為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水源保護區的內鄉鎮，長久以來水源與山坡地的開發受監督管制。故清澈的流水沖刷出了一座依山傍水，物產富饒的小鎮，盛產鳳梨與玉荷包。出了九曲堂車站右轉，便可看見綠廊道的石碑，上面羅景川老師寫的「詠大樹鄉」，短短四行八句描繪出了大樹印象。

淡溪沿境流，景色古來優。

頁果垂山徑，秋光媚水洲。

先民勤範在，後嗣樸風留。

大樹年年綠，繁榮永不休。

大樹區如同其名，綠意盎然，被先祖庇蔭之地。說起中心地——九曲堂，

西元一九零七年，九曲堂驛站是當時台鐵鳳山支線的終點站。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日治時期台糖鐵路旗尾線通車，九曲堂為日治時期與台鐵屏東縣的聯運站。乘載了當時第一級產業的榮景，糖與農產品經過火車之後再送往日本，那時由日本引進的鳳梨，經過大樹溫暖肥沃的土質，育出一顆顆「黃金新希望」，鳳梨栽種面積達全台之冠。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製糖業沒落，農產品不再仰賴鐵路運輸，台糖鐵路民國六十八年停駛，七十一年拆除。本來是二等車站九曲堂站，也隨這載客量變少降至三等站，或許曾因為是終點站，或是有軍營在此，即使載客量少，現今自強號列車仍停靠九曲堂。

近年高雄市北起左營，南迄鳳山的鐵路地下化工程並無包含九曲堂車站。就這樣九曲堂站仍舊在地平面上，仍舊連結著這裡當地的居民，保有淳樸的小鎮風情。

主人物——黃惠珠的故事

被「推」進來的人生——輯一

「那個時候去某單位提類似入口意象美化改造的計畫，結果第一次沒有過關的原因是，評審說我們這邊是火車站前面，非常繁榮，就是不給，他們覺得不需要這樣……怎麼會認為火車站前面就是繁榮……。」

黃惠珠說起每次提案的艱辛，彷彿會看到俠女的身姿代表九曲堂穿梭在提案會議，每次尖銳的提問都是為地方射出的一支支期望的弓箭。

這些侃侃而談的經驗都是來自於四年前意外被推進來了人生，黃惠珠從小時候就過得辛苦，或許因為經歷的熬煮提煉，才養成她俠女似的，被推進來，就栽進去做到最好的人生。

民國七十六年，惠珠姐從十五歲國中畢業，母親就面臨燒燙傷之苦，家人每天奔波於醫院間，那時並無健保，母親的雇主也並無幫勞工保勞工保險，一

天醫藥費要三萬多，全家扛了下來。貧困的經濟狀況，領了清寒證明。

「家裡遇到那樣的變故，其實你根本不用去想還能夠唸任何科系，宿命大概就是要白天去工廠打工，晚上唸補校。」

唸了三年的鳳山商工，後來唸了高苑工專的企業管理系，一切都在半工半讀中熬了過來。

「你是不是因為慫慢讀冊才去讀補校（夜校）？」在工廠打工期間，轟隆轟隆的機器聲裡，難免參雜一些無惡意的言語訕笑，但她一點也不在意，反而回說「又不是每個唸補校的都吾曉讀冊，係因為家庭的環境，無法度才來讀補校的。」

這是她第一次被現實推進名為人生的爐子裡。吐出自己的艱難後，她又埋首於自己的工作中，努力填補自己生命的缺漏，熬煮自己面對事情的態度。

被「推」進來的人生——輯二

熬到出社會後，她積極的在報紙上尋找工作，企管系畢業的她想找份商科的工作，但是都不符合她的需要。

「那時每個工作都寫事務員、秘書、業務，但去面試之後，才發現是賣保險的。」

後來民國八十五年，進了長谷世貿大樓的三商美邦人壽工作。再次被推到「一鍋人生」雜燴裡，天性樂觀的她，不服輸的身段撐起了一襲西裝筆挺，在公司與客戶的往來中奔跑，面對家庭也是不遺餘力地奔波。

但民國八十八年慘遭婚變，九十二年丈夫遠走高飛，直到九十八年地下錢莊來家裡「關切」後，撐不下去後至法院訴請離婚。帶著兩個懵懂的孩子，從婚變的雨中走出，試著為孩子撐起保護傘，即使自己已濕得一塌糊塗……。

「女兒都說我哭了十年，錯，是哭了十幾年。」

重感情的她，私事困擾的狀況下，還要兼顧事業這鍋湯的火侯，一不小心火候變小了，或是熄滅了，不能保證有如以往的好業績了，沒想到這一熬就是

二十幾年……。

因從小母親受燒燙傷之苦，進保險業之後認真上進研究保單，到底什麼是對顧客最好的？這種磨練也為她後半的人生埋下了伏筆……。

「保險業本身是好的，我非常贊同它的理念，它幫助了許多人，但有些人沒有正確的使用它……。」

溫柔、真誠又堅定的她，在顧客中獲得好評，終於熬到了年薪百萬的保險業務員，但因為一顆想幫助同事的心，這一切又變調了……。

熱心助人的她，總是成為非善類的籠中物，老天爺總是一關一關的在考驗她。

民國九十幾年，預借支票給同事後被騙三百多萬，黃惠珠再次與地下錢莊碰面。

「他們把我的票拿去地下錢莊用了，因為我的信用很好，地下錢莊很喜歡我的票。」

對人的信任，就這樣產生了裂痕，每次回憶起來她總是笑當初的自己。或許那叫蠢，那叫笨，但那也是每吹一根蠟燭所換來的深刻成長……。

被「推」進來的人生——輯三

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炙熱的暑氣暗暗的加熱了火爐，黃惠珠不知道一場考驗已悄悄來襲。一通電話從此扭轉了她往後的生活……。

姊姊車禍住院了，重傷的她躺在醫院需要隨時有人照料，於是黃惠珠扛上了照顧姊姊的責任。由於姊姊二十四小時需要人照料，請看護對黃惠珠一家來說無疑是重擔，於是她決定離開她的保險業主管職生涯，從正職工作轉為兼職，全心全意照顧姊姊。

手術房的燈閃爍著，急診室長廊裡紊亂的腳步在黃惠珠心中進進出出，她的心像一股力量穿梭著，全身的神經隨著急促的呼吸聲往腦袋繃緊、收縮，再繃緊——在雙重的壓力下，她憂鬱了。

姊姊從清醒之後到休養，整整花了兩個多月。這期間都是黃惠珠與其妹妹照顧，加上車禍的姊姊一家共三位領有殘障手冊。黃惠珠披著星辰戴著明月，繼續熬煮她人生的另一鍋湯……。

「之前失婚，被騙了三百多萬，我都沒垮掉了，這次我當然也不能垮！」

還是會走回城裡繳交客人的保單，但走回鄉村之後，再走回大樓的她，望這曾經熟悉的辦公室人物與場景，卻沒有熟悉的問候聲伴她前行。

「她（姊姊）最後醒來後還是對我有點不諒解……。因為她覺得買了我那麼多保險，還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夜晚涼風蕭瑟，聊著聊著也晚了，我們在昏暗的餘光中看著對方越發朦朧的臉，一手拍打著也晚出巡的蚊子，蚊子彷彿吸走了黃惠珠多年前的遺憾，今晚也在她營業的兔子餐廳昏黃的戶外燈中落幕了。

被「推」進來的人生——大樹社會企業“復興街七十三號”

最後她在教會朋友的引薦下，接了大樹區觀光巴士導覽員的工作，乘客的互動使她的憂鬱情緒逐漸好轉，漸漸的黃惠珠發現療癒別人也是可以療癒自己的」。走出抑鬱的她，逐漸有了人脈上門。

大樹社企——復興街七十三號成立至今已四年，起先是某單位的負責人找上黃惠珠。於是他們在一片空曠的草原上打游擊戰，跟政府單位提出學習型城市計畫。但是最後與她搭檔的單位卻抽身了，於是黃惠珠孤軍奮戰，在九曲堂車站前跟台灣鐵路公司承租了台鐵舊宿舍，已差臨門一腳，卻發現背後的戰友全部撤退。黃惠珠再次為財陷入膠著，還是堅持做下去，跟朋友十萬十五萬的借，最後花了五十萬才把台鐵舊宿舍整好，「沒有辦法退了，都已經這樣了，越不被看好越要撐下去。」

家鄉的陽光是那麼的暖，土是那麼的軟，但在此扎根是多麼多麼地難。

黃惠珠完全忘記了當初一手創立大樹社企的辛勞，也忘記復興街七十三號

一個月的經營成本不吃不喝也要三萬元，她收購作物並代賣農民自製的農產品，卻不收取任何費用。

「你想到農民他們做這個小本生意，也很辛苦，錢就收不下去了。」

循著茶葉蛋香走近復興街七十三號，狹窄的門旁雜物堆滿盡頭，唯一的亮色調物品是走道上今早與農民收購的鳳梨，等待與茶包一起入鍋煮成味道濃郁，口感Q彈的茶葉蛋。再走進發現店裡琳瑯滿目，有梅醋、壺底油、手工蜜番茄、蜜棗與芭樂乾，可以說是間農產品雜貨店，狹小的店頭雜亂中帶點秩序，有農民要寄賣的就擺上去。櫃檯一旁好幾個箱子堆疊起來，是黃惠珠早上去屏東大武山收購的雞蛋，經得起檢驗地農產品，對大樹企業來說是最安心，也是最美味的。

為應付四面八方的支出，黃惠珠也順手經營起小兔亂撞——兔子有善餐廳。當初也是就讀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的學弟有感於黃惠珠的辛苦，所以主動投資開設，創造了一個兔友的休閒好去處，最主要是讓大樹企業可以走下去。

之後也承接起義美與泰山食品的即期食品，拿給農民作免費液肥。黃惠珠當起食品公司與農民的仲介，讓即期的食物可以發揮友善的效用，且不浪費。一箱箱在後院的塑膠箱，全都是因為想幫助農民的心而堆疊於此。但步上軌道之後，難免遇到不懷好心之人的檢舉，被認為光環大了之後一定賺了很多錢。但聽到這些，黃惠珠則是無怨無悔，秉持做好事的信念。

即期食品被拿完之後，又是平淡的一天，什麼都沒發生，黃惠珠則是與女兒收好箱子，食品公司貨車登門一到，他們幫忙把空箱運上車，與司機道別之後，又埋首於茶香中，煮著蛋，今天又有什麼樣的客人上門呢？

被「推」進來的人生——女兒、家庭

電鍋散出的雲霧退去之後看到了大女兒嫣然標緻的臉蛋與瘦弱的身形，正一手煮著蛋，一手準備著小兔亂撞客人點的烤土司。

大樹社企與小兔亂撞的意象與標誌有賴於念藝術系的女兒設計，可愛的兔

子與大樹三寶——荔枝、鳳梨及好山好水。黃惠珠平時上山下海，跑屏東收購雞蛋，回來之後就到後台煮蛋，女兒平時就待在大樹社企櫃檯負責餐點，兩人合作無間。

嫣然在去年差點因紅斑性狼瘡與黃惠珠天人永隔，那天黃惠珠拋下手邊的工作快車前往屏東，把高燒不退的嫣然載回高雄就醫。被診斷出紅斑性狼瘡後被警示可能有生命危險，等待病床間又換了醫院。黃惠珠載著嫣然，握著方向盤的手凝固了，冷靜地問：「如果你真的走不出來了，你有什麼要我做的嗎？」

女兒只回：「把我房間那些畫作燒掉就好了……。」

人生故事在醫院場景反覆的黃惠珠，聽完後點頭，這一載，人生又是把她帶往什麼方向呢？

脫離險境的嫣然，因無法從事勞累工作與壓力，必須安靜休養，最後選擇在大樹社企幫忙母親，她煮的茶葉蛋放入了感恩之情，有股獨特的風味。

這次有女兒跟她一起煮了這鍋，人生的鳳梨茶葉蛋。而她們知道高屏溪水會平穩地沿著小徑流動，所有風景人物仍舊會在這古鎮停留；她們知道九曲堂肥沃的土壤，仍舊可以在大樹這塊寶地種出碩果，點綴明媚的大樹風景；她們知道淳樸的風會永遠的吹拂大樹，而這道風永遠不會停止。

地下區長

跟惠珠姐約訪談的時間都是在大樹社企營業時間，因為店休時間她常常出遠門，不管是去拜訪農民，還是去各地演講，身為地下區長的她還為社區居民解決生活上的疑難雜症，不管是小孩離家出走還是吵架，她都可以身兼「公親」。通常訪談時間下午，但惠珠姐這段時間總是特別忙。有客人來了，或是有茶葉蛋訂單的問題，她總是不辭辛勞的上前處理，出來後禮貌地跟我說聲「抱歉來晚了」。

許多類似的故事情節反覆出現在惠珠姐的人生，自己的故事講著講著，再怎麼坎坷挫折也會變流暢，過著過著也就順暢了。

惠珠姐從帶著城裡的記憶走回鄉，從企業中摸索出屬於自己關於經營管理與待人的食譜，回鄉煮出一鍋一鍋自己的記憶。在地方的小人物默默的以生活的方式在經營事業，等到事業與生活那條線漸漸模糊不清時，就走不回去了，為地方創造出生命的機會，也為他們自己的生命在地方創造出不一樣的道路。但在以城為主的台灣社會，小地區正需要做出更多，更創新、更具貢獻的桃花源來維持社會的天秤，也需要靠一張紙與一支筆，慢慢在紙上耕出自己的回鄉企劃才會獲得補助與支持。但地方需要的，跟容易達成績效的項目，真的一樣嗎？

我想，寫出自己對鄉的規劃，是無法有定則的，績效與需求也是無法等同的。學到智慧與教訓的惠珠姐總說：「有條件地給」。我想，正是為自己的人生與家鄉中間理出的最大公約數。剩下沒補足的，惠珠姐全都憑藉著鳳梨的酸味，把茶香帶進去雞蛋裡了。

全文完